

“七一”专稿

## 一场豁出性命的爱

◎王珍

一个美丽富有的女子,给  
孩子、丈夫买好了衣裳等礼物,懂  
憬着和分别已久的一双儿女及  
亲人重逢的情景。那些日子  
的心情风和日丽,连梦都是和亲  
爱情有关的似水柔情。香港到  
上海的船票已经买好,从此她可  
以结束隐姓埋名、颠沛流离的日  
子,她可以像每一个妻子、母亲  
一样,相夫教子、安居乐业。由  
现在的我们看来这是最为平常  
普通的日子,而在那样的岁月,  
在那个年代,这真的是阳光下最  
灿烂的日子,着实是来之不易的  
幸福啊!

可就在这时,一个秘密指令  
无情地打碎了她的幸福幻想。  
依旧还是一张船票,出发地依旧  
还是香港,抵达的彼岸却由上海  
改成了台湾。一处有热切期待  
的亲情的目光和像小鸟般张开双

臂扑向她怀抱的儿女们,是幸福  
温馨的港湾;另一处是乌云密  
布、腥风血雨的战场,是一条踩  
在刀尖上的不归路。这不仅仅  
是一次分离和团聚的选择,而是  
一次生死的抉择!

她非常明白摆在她面前这  
两条路对她意味着什么,但她并  
没有犹豫,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  
了后面那条要付出生命的路。  
因为除了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之  
外,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中共地下党员。这就注定了她  
有更大的胸怀、更广阔的爱,祖  
国统一,万家团圆一定比她小家  
的团聚更加重要。

她就是红色特工朱枫。  
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她接受中共华东局指令,赴台湾  
与紧急启用的中共地下特工“密  
使一号”——国民党“国防部”参  
谋次长吴石中将接头,担任交通  
员传递重要情报。1950年,因

叛徒蔡孝乾的出卖而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  
诱,她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  
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杀  
害,终年45岁。

我是从浙江越剧团与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联合打造出品的  
越剧现代戏《枫叶如花》中,重  
温了这一段真实的革命史。全剧  
通过朱枫烈士毕生追求光明理  
想的人生经历,重现她接受任  
务、只身赴台、多次机智细心地  
传递情报,以及被捕后、就义前  
的心灵风暴,很好地还原那一时  
期共产党人对信仰一生一世的  
坚守,对使命无私无畏的担当,  
为人民无怨无悔的牺牲,对亲人  
无穷无尽的思念。

之前,一说到越剧,总会联  
想到吴侬软语,江南的小桥流  
水、风花雪月,演绎的多才子  
佳人,贾宝玉和林黛玉、梁山伯  
和祝英台……而《枫叶如花》让

我感受到了越剧的张力。女主  
角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滨梅,她的  
唱功、做功及扮相,都完好地诠  
释了朱枫烈士内心的那份刚毅  
无畏、那份细腻温柔、那份优雅  
与浪漫。她坚定不移的信念,她  
全心全意的赤子之情,她豁出性  
命的热爱,她为理想奋斗终生的  
精神,栩栩如生地再现于眼前,  
让人怦然心动,感动的泪水一次  
又一次潸然而下。

该剧由总政话剧团团长王  
宏担任编剧,杨小青担任导演。  
刘杏林、蓝玲、周正平、刘建宽、  
杨浩平等各个艺术领域大腕组  
成一流的主创团队。除领衔主  
演女一号的王滨梅之外,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华  
涓强,以及张伟忠、周明、朱汉  
奇、王兴夫、黄剑勋、谢莉莉、廖  
琪瑛等约150人的演职队伍,阵  
容十分强大,尽显越剧的简约而

精致,细腻且恢弘。越剧不再只  
是用个水袖,移个台步,完全可  
以担负起时代使命,不谈风月,  
只说革命。

朱枫烈士的一生正如美丽  
的枫叶一般,傲霜斗艳,驭风而  
舞,最终回归于大地的怀抱,似  
一滴永不干涸的鲜血,向世人昭  
示着生命永恒的色彩。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里,并不  
需要我们豁出性命去做什么,只  
需少点贪欲,多为人民做点实事  
就行。七一建党节即将来临,让  
我们再一次想起,先烈们为信念  
和理想,为党和国家,为革命事  
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  
质与人生境界。若那些所谓“精  
致的伪装主义者”还沉湎于“液  
体非茅台拉菲不喝,出门非豪华  
专车不坐。聚餐不召唤几只野  
生动物,都不叫吃饭;运动不打  
高尔夫,都不配让人出汗”的奢  
靡生活中,良心不会痛吗?

往事如歌

## 铅坠子

◎朱敏江

铅坠子,也称铅砣,在钓鱼工具中不算起眼,却  
必不可少。

七八岁的光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铅坠子。那  
时,每逢连续几天天下大雨,门前的溪水就会变成可爱  
的浑黄,而溪边往往会坐上一排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或塑料布的钓鱼人。长短不一的钓鱼竿构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也勾起了我心中强烈的钓鱼瘾。

我从竹林砍来细长的竹竿,将鸡毛梗剪成一段  
段,然后穿进钓线做成七星浮标,再麻利地系上钓  
钩,便将自己嵌入那道风景中。钓线抛入水中,在水  
面荡起一圈圈的涟漪,也在我的心中荡起一圈圈的  
涟漪。

两边的钓鱼竿不断提起、放下,又放下、提起,  
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进入了竹制的鱼篓。但我的钓  
竿却始终纹丝不动,漫长的等待让我心中的涟漪渐  
渐趋于平静,我忍不住将钓竿拉了上来。与边上刚  
刚拉着鱼上来的钓线比较,我发现我的钓线好像少  
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就在钓钩靠上一点。

它就是铅坠子,专门用来在钓线入水后让钓线  
下坠的,没有它钓线就会随水流四处飘荡。铅坠子  
虽小,但它却是让钓钩能固定在一处,让鱼儿得以循  
着钓饵上钩的关键。我原先只知道钓鱼要用到钓  
竿、钓线、浮标和钓钩,居然漏掉了这么重要的铅坠  
子。

找到原因后,我一溜烟往家跑,取出一个用完  
的牙膏壳,用剪刀剪成条状的一段,绕在钓线钩钩的  
上方,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铅坠子。带着满满的自信,  
我将钓线抛入水中,水面上又一次荡起了涟漪,我的  
心中也又一次荡起涟漪。

这一次,七星浮标没有一如既往的纹丝不动,而  
是马上就沉下了五颗。我心中的涟漪瞬间扩大,提  
竿起线,动作潇洒飘逸,只是钓钩上空空如也。重新  
将钓线抛入水中,七星浮标再次沉入五颗,提起钓  
竿,还是一无所获。一连几次均是如此。

看着我的狼狈样,边上一位头戴斗笠的老者将  
我的钓竿提了起来,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将我的铅  
坠子解开,去掉一半后轻轻往下挪了挪再捏紧。他  
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别看钓鱼是简单的事,其实里  
面藏着大学问。就拿这铅坠子来说,重量太重,就  
无法准确判断鱼儿咬钩情况,太轻又坠不住。同时它  
的位置也很讲究,太靠上或太靠下都不行。”原来,  
小小的铅坠子还有这样的讲究,看来做任何事都来  
不得半点马虎。

钓线重新抛入水中,心中的涟漪又一次轻轻荡  
起。这次等待没有想象中那么久了,不一会儿一条  
鱼就被我拉出了水面,虽然只有小拇指那么大,但  
我依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生平钓到的第一条鱼。

后来,我从一张废弃的渔网上得到了一个坠子,  
那种真正用铅做的坠子。随后的日子,我也在铅坠  
子的帮助下,钓到了各种各样的溪鱼。

秤砣虽小压千金,生活中有很多像铅坠子一  
样,不起眼但缺不了的东西,只有我们用心琢磨并  
充分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这便是铅坠子带给我的  
启示。

笔随心动

◎郑玉超

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年过七旬,仍然攥着两亩土  
地,命根子一样,舍不得撒手。  
松土、播种、施肥、灭虫、收割  
等活儿,父亲都是亲力亲为,就  
像哺育一个婴儿,不厌其烦。

对于妻子的收割,我的记忆  
真切又沉重。我是在乡下读的  
中学,每逢农忙,学校就早早放  
了假,为的是让学生回家帮忙。  
那时家里的地足有十亩多,姐妹  
虽多,但父亲仍逼着我下田。我  
站在田头望去,麦穗齐刷刷的,  
锋芒毕露,头皮一阵发麻。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割完

啊?我小声嘀咕着。

父亲望了我一眼说,光抱怨  
不去做,那永远也割不完。他手  
里早摸起了镰刀,弯腰下了地,  
光影里,密密匝匝的麦子一片片  
倒下来。

父亲的话,我信。于是,我  
跟在父母身后,揽起麦子,飞舞  
镰刀,豪情万丈地割起来,觉得  
自己正在干一件大事。然而,每  
割上一会,我就感觉到腰酸背  
疼,忙直起腰。父亲回过头来说  
道:“别老站起来,那样会越来越  
累。”我不乐意地“嗯”了声,弯  
下腰继续割麦。

不一会,我又不自觉地立起  
身,自己已被落得很远。面前的

妻子一株株支棱着满头的芒刺,  
重重叠叠,傲对长天,似乎在无  
声地嘲笑我。

千盼万盼中,终于割完了一  
块地。尽管这样大小的麦田还  
有好几块,可我心里却莫名地轻  
松。父亲早套好了驴车,一捆捆  
麦子将平板车垒成了一座小山。  
夕阳中,父亲挥动着鞭子,渐  
渐消失在路的尽头。

途中,得经过一座桥,桥面  
陡峭不平。老驴打着响鼻,艰难  
地拉车,父亲双手紧紧握着车  
把,身体前倾,渐渐弯成一张弓,  
吃力地向前。有一次,那车竟在  
桥坡上停了下来,老驴呼哧呼哧  
喘着粗气,仿佛已出尽了全力。

父亲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爆着青  
筋,纤绳已在他的光膀子上勒下  
深深的印痕。父亲右手里攥着鞭  
子,却不敢松手挥鞭,生怕一松  
手,车子就从桥坡上滑下来。而  
且父亲也知道毛驴累了,不忍心  
挥鞭叱喝。歇了一会,父亲大喝  
一声,铆足了劲将车拉了上去。

多少年来,我却常常梦见:  
父亲弓身向前,满脸汗水,吆喝  
着毛驴,努力地把满车的麦子  
拉上陡峭的桥面。那驴车突然  
加速后退,老驴眼神呆滞,四腿  
蹒跚,根本就不知道毛驴累了。  
车后,那刚走过的桥面突然消失  
了,变成了望不见底的悬崖。我  
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枕边濡湿一

片,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

一不留意,又到挥镰时节。  
大地正在演绎最美的辉煌,一幅  
金灿灿的画卷正向远方一路铺  
展。然而,我的父亲却躺在乡下的  
医院里,艰难地斜倚在床上,  
不住地念叨着。

母亲知道,父亲心里放不下  
家中的两亩麦子,就宽慰他,现  
在不是从前了,割麦子有收割机  
呢,你在不在家不紧要。

父亲咳嗽着,脾气又上来了  
:“我不在家,别人能收得干  
净?”一副永不服老的样子。

父亲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努  
力了一会,终于叹口气,很不甘  
心地颓然倒下。

当代生活

## 鞋样人生

◎刘士帅

修鞋女人的那个小摊位在街角,我每天上下班  
都要路过那里。来去匆忙,并不曾真正留意过她。  
只依稀记得她终年穿一件天蓝色的制服,夏天是顶  
草帽,冬天是半新的绒线帽。

暑假后刚开学那天,我手上接了新的班级。晚  
上我浏览着学生填写的表格,一个叫张向阳的学生  
引起我的注意。他表格上父亲一栏空着,母亲那栏  
写着:“张春花;工作单位:荣华大街75号;职业:鞋  
匠。”莫非修鞋女人是他母亲?

转天上班时,我格外留意了一下修鞋女人,她似  
乎成了我的学生家长。留心了张春花,我又开始留  
心张向阳。他的入学成绩是班里第三名,在这所重  
点中学里,也算是出类拔萃了。然而,真正让我感兴  
趣的还不只是他的成绩,而是他对母亲职业的那份  
崇敬和欣赏。他把一个街边摊位写成工作单位,把  
修鞋的职业堂而皇之写在调查表上。我相信,这样  
的孩子是与众不同的。

第一次和张春花正面接触是在开学头一次月考  
后。那一次,张向阳考了班上第二名,年级第五名。  
学校规定,每次月考过后,都要开一次家长会。家  
长会座无虚席,这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天,我在最  
前排发现了张春花。她穿了一件素净的外衣,头发  
也是精心侍弄过的。看起来,她和其他家长没什么  
不同。她静默的表情下传递出的那种无形的力  
度,深深地震撼了我。

那天家长会结束时,张春花是走得最晚的一  
个。不是因为我的挽留,而是因为她还有话要说:  
“老师,我家向阳您还得多费心,我没别的指望,只  
盼他能上个好大学。”面对一双充满了真诚与嘱托  
的眼睛,从教20年的我感动了。

关于张春花母子的故事,是在很久以后才浮出  
水面的。

张春花的丈夫在前几年去了南方,据说是发迹  
了。男人发迹的结局,往往是感情的发迹。张春花  
的丈夫希望甩给她一笔钱,唯一的要求是带走张向  
阳(那时的张向阳还叫李向阳)。

这段情变的结局是:张春花没要丈夫一分钱,  
儿子向阳选择了留在母亲身边,并很快改随母姓为  
张向阳。从那以后,张春花拾起了早年间父亲修鞋  
的手艺,守在荣华大街75号的摊位,成了一位辛  
劳的鞋匠。

如今,张向阳在我班上成绩顶呱呱,还是出席市  
里的三好学生。张春花依旧守在荣华大街75号,  
每次我路过那里时,她总是低着头在忙活,真的很  
忙。

忙忙碌碌,芸芸众生,抬头赶路抑或埋头工作,  
只因希望!

行走随笔

## 魂牵梦绕是南京

◎戴一怡

与南京有过匆匆一面之缘,那已是10年前的事  
了。抵达时临近傍晚,街市上的灯火已渐次亮起,  
犹如在暗暗中倒入火花,直烧到心里去。

裹着斜阳的柔光站在“乌衣巷”,不过350米  
的距离却横穿了千年历史,刹那间光华流转。这一  
遇,南京成了我脑海里的美景,影影绰绰在心上。

只是这一念竟念了10年。乌衣巷对于我而言,  
仿若南京的盖头,未及感受花容皎洁,却已匆匆放  
下。当我再次站在南京城,如遇故人。这一次专访  
南京,只为上次的瞥一眼而不能忘怀。

当车子徐徐驶进“中华门”,整座城如铺盖了  
一层琉璃翠瓦,流光溢彩,有着远山之韵的清远缥  
缈,又带着浑然天成的沉厚古朴气韵。这高处的、  
低处的、近处的和远处的皆是一片煌煌灯火,怎不  
惹人遐思。

过了“中华门”,车子在巷口停下不入内,我  
们便沿着幽深巷子寻一寻芳踪。巷子笔直清幽,  
两旁翠绿萦绕,路灯莹莹,且又挨着明城墙,更添  
古意。正值秦淮区举办汉服节,迎面三三两两年轻  
女子青丝飞扬,头饰朱钗,身着汉服,款步而来。  
若不是自己一身现代版装束做提示,差点误以为  
时光流转在汉唐。

走过长且幽的巷子,前面拐角处灯光骤亮,豁然  
开朗。鳞次栉比的建筑属于徽派风格,幢幢瓦瓦相  
连,窗窗户户相对。轻移步履,目光从远处墙头望  
向此处门楣,其雕工之细,技艺之湛,令人赞叹不已。

南京的5月,是醉人的。风中带点凉与润,也擦  
拨得街头巷尾的食物香气更甚,闻之才觉饥肠早已  
辘辘。街上的铺子如连绵画轴,热烈展开,旺铺前  
无人潮涌动。我最喜欢吃陆氏梅花糕,馅料丰富,  
造型精巧,色泽鲜艳,忍不住咬一口,先脆后糯再绵。  
还有那蒋有记的肉锅贴,鸡鸣汤包等,若你哪天得  
空,不妨前去一会味蕾上的惊艳邂逅。

来南京,不能不去秦淮河。当我站在岸边,与她  
面对面时真是心动不已。只在岸边看,如何能够。  
你非得要下石阶坐船入画去,才尽得其中千年繁  
华和风霜滋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  
家”,杜牧描写的正是秦淮河风光。只是他到达的  
彼时是寒水,我到达的此时是暖水。不管是寒是暖,  
是冬是春,秦淮河千年轻纱依然漫卷。

我坐船游过西湖的夜,一片浩浩白的渺;泊过寒  
山寺前的夜,一派寂幽幽的清冷。唯独秦淮河的夜,  
不旷远,不清幽却近在身旁,叫人难忘。画舫悠然  
前进,两岸茶楼、酒楼灯火璀璨,正值赶上水上灯  
会,给你一河灯彩和一个彩色斑斓的梦。行到河道  
窄处时,岸上房子近在咫尺,仿若一伸手就能推  
开门窗。房子在水上,船儿立着,水在岸边轻轻晃  
着,不知是水绕着房子,还是房子绕着水。

一河相隔两岸,左岸是夫子庙,坐落着江南贡  
院(古时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是文才子的聚  
集地;而右岸是青楼女子之所。不禁遥想那赶考  
是何种热闹光景。这里也是自古繁盛的烟花之地,  
名动江南的“秦淮八艳”,个个才艺双全且有情有  
义。在这条缓缓的河上,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岸上,  
在一座座的古桥上,留下了多少诗句和悠悠往事。

秦淮河当真是配得起“十里珠帘”的美称。



自然的装饰

郭建生 摄

真情流淌

## 迎着港口的旭日放歌

◎应红枫

春天,那一声惊雷  
苏醒了东方大港的每一簇波浪  
面对悠扬的浪声、苍穹  
和自由的飞鸟  
在漂浮着鸟鸣的海平线上  
我们高擎起头颅  
高擎起我们年轻的信念  
在阳光复苏的季节  
让我们紫色的肌肤  
闪耀出大海的魅力  
用我们有力的双臂  
挽起一种声音  
如春雷滚动  
似惊涛怒卷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  
历史沉重的脚步  
已被无数热切的目光  
注视得满怀期望  
曾经碱花累累的滩涂  
如今已是千万吨级大港  
创业者坚毅的脚步

◎河流

论作风,你朴素无华  
论寿命,你也仅仅只有一刹那  
你呀,以那有限的生命  
把青春和汗水尽情挥洒  
一颗颗,一闪一闪

震撼了这片沉睡千百年的土地  
那一方沉寂的港湾  
终于显现出崛起的光芒

历史开始注视你了  
生命年轻的年轮  
开始滋长更加蔚蓝的向往  
严寒酷暑的磨砺  
使我们更加顽强和健壮  
我们是水手  
正为家园的繁荣解缆起航  
我们是园丁  
为了港口的兴旺修剪着波浪  
平静的港湾已经涂满融融金光  
吞吐着海岸的  
是几代弄潮人的智慧和期望

有一种精神叫拼搏  
有一种意志叫坚强  
拨开潮汐的寒流  
迎着春日的暖阳  
你的每一次呼吸  
注定将书写上一页页灿烂和辉煌  
我们不能忘却

## 焊条哟,焊花

多么晶莹,多么无瑕  
开在我们的心中  
把我们的心灵净化

论工作,你只是缝缝补补  
论贡献,你大而不自夸  
你呀,用那火焰般的热情

那些劈波斩浪的先驱  
激发了港口的光荣与梦想  
那些平凡岗位的默默奉献者  
挥动着港口新城崛起的臂膀  
那些顶天立地的建设者  
他们洒下的汗水  
已凝结成东海岸线上不朽的雕像

风和日丽,碧波逐浪  
遥望星罗棋布的岛屿  
那分明是一枚枚翡翠  
镶嵌在东方大港的门户上  
透过国际航道的雾霭  
那焕发着蓬勃生机的处女地  
正酝酿着明天那一轮喷薄的朝阳

江鸥翻飞  
一双双强劲的手臂  
在赤裸的阳光下  
联结成一丛丛坚实的铁锚  
海蓝如染  
托起温暖而柔美的朝阳  
在耕海人油亮的脊背上  
映照出港口明天的辉煌

把理想和汗水融进现代化  
一朵朵,一簇簇  
多么美丽,多么伟大  
随着我们的心儿跳动  
让生命闪烁无比灿烂的光华